



圖一 入口「時空洞」，發想自清謝遂《職貢圖》，「潮」字為書法家傅申親題。 謝欣芳攝



圖二 端景 時光鏡 謝欣芳攝

古今交錯話乾隆

黃瓊儀
謝欣芳

乾隆潮新媒體藝術展介紹

今年十月，本院舉辦「乾隆潮新媒體藝術展」，與年度大展「十全乾隆—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」同步展出。為舉辦這次新媒體藝術展，國科會補助了「故宮領航新媒體藝術展演示範計畫」，在本案執行單位資策會創意產業中心推薦下，本院首度與光助大房團隊合作。這個年輕的工作團隊，由黃怡儒先生領軍策展，以當代眼光去詮釋抽象的「藝術品味」，從創作、執行製作到開展，前後配合展覽所動員的人力近六百人，也是本院與當代藝術家、文創工作者、各領域軟硬體人才一次規模盛大的合作。

故宮巧遇乾隆潮——從發想到開展

「詮釋」須從「理解」開始。策展團隊所理解的乾隆皇帝，是一個以其藝術品味引領時代潮流的帝王，展覽取名與「乾隆朝」同音的「乾隆潮」，恰如其分的點出乾隆皇帝藝術

品味的特質。策展團隊將「潮」譯為C.H.A.O.，而不以意譯，C.H.A.O.是指以創意（Creativity）的概念，詮釋乾隆皇帝收藏文物（Heritage）的美學，以藝術（Art）的手法建構出奇幻世界，經歷探險的旅程（Odyssey），也就是展覽所傳遞的概念。

策展人最初的構想，是以「旅程」的概念說出「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」。歷經多次策展討論，想法漸定型後，以C.H.A.O.為「乾隆潮」的主旨。具體方式是以「人人皆有詮釋權」、「人人皆是創作者」，呈現、創造，乃至於實踐「乾隆潮」這個展



這些裝置分別是「乾隆的奇異山水」裡的「山水印石」、「顏色之樹」；「乾隆的春曉慶典」拍照牆、「熊的姿態」、「十全乾隆」。

「山水印石」，位於「乾隆的奇異山水」區的牆面，取乾隆朝畫院所繪製的〈十二月令圖〉，以畫中的山、石、樹、屋宇等各式元素，製成「印章」，使用者將代表這些元素的印章在三十秒內重新排列組合，電腦利用擴增實境（Augmented Reality，簡稱AR）的運算技術，為使用者作出一幅新的作品。當然，完成這幅畫以後，使用者會得乾隆皇帝鑒賞畫作時



圖四 清乾隆〈洋彩錦上添花開光山水套瓶〉投影在牆面上，感應器萃取人身上的衣服顏色，形成影像，一塊塊飛到花瓶上，形成專屬個人的花瓶。謝欣芳攝

常用的「神」、「妙」等品評字眼，當然也會顯示現代年輕人常用的語彙，讓人會心一笑。（圖三）

接著，偌大的牆面嵌著一個白色花瓶，是此區最大的互動裝置「顏色之樹」。乾隆皇帝的〈洋彩錦上添花開光山水套瓶〉（圖四）投影在白色瓶上，一旁的牆面上各式花瓶的形態串連成一朵朵盛開的花，不斷幻化成各式的花形。這個裝置之所以名為「顏色之樹」，自與顏色有關——當人們站在斜坡前，花瓶上的感應器會「萃取」衣服的颜色，人的形體會先出現在白色斜坡上，隨後變成色塊，一塊塊地飛上花瓶，花瓶出現了人們衣服的颜色。色形颜色的遊客在科技輔助下，創造了專屬自己颜色的花瓶。原意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品味，有意無意地呈现在個人挑選的衣服颜色上，正與乾隆花瓶呈現的藝術品味遙相呼應。

「乾隆的春曉慶典」單元，是一別出心裁的拍照互動區，發想自乾隆皇帝喜歡角色扮演、走入畫中的史實（例如本次展覽中所展出的〈高宗是



題。先從本院眾多乾隆文物中百裡挑一，再由此發想出新媒體藝術作品，以詮釋「乾隆潮」的概念，大膽地讓古文物所蘊含的帝王品味與當今文化，甚至次文化，進行跨時代的對話。

為了完成這個理念，策展團隊廣邀國內外知名的各領域藝術家、文創工作者、動畫師等工作人員，乃至於參與攝影展的攝影師團隊與被攝影者共襄盛舉，終能完整呈現出一個以創



圖三 「山水印石」取自〈十二月令圖〉中的元素，三十秒內將印章重新排列組合成一幅新圖，會得到評語。謝欣芳攝

意、感性、科技詮釋乾隆文物的新媒體藝術展。以下分別以就「人人參與乾隆」、「人人詮釋乾隆」以及「人人都是乾隆」等概念，介紹這項展覽的各項單元。

人人參與乾隆

入口的「時空洞」發想自清代謝遂〈職貢圖〉人物畫像的線稿。（圖一）短短數公尺廊道，一共十三個人物：俄羅斯、日本、越南、德國、英國、荷蘭、葡萄牙、韓國、嘉義與淡水原住民、廣東人。當機器感應到有人經過，電視牆裡的角色們立即出聲，個個見人如見乾隆，以身份平行對等的方式，稱呼每一個參訪的遊客為乾隆，順道寒暄幾句。經過這段「呼喚乾隆」的廊道，端景的乾隆肖像「時光鏡」（圖二）又是一景，乾隆的肖像轉眼間成了年輕俏皮的美男子，以各式各樣的表情歡迎每個遊客的到來。

過了端景「時光鏡」，沿著牆面走，有幾個互動裝置，參觀者可以藉此共同參與「乾隆的藝術品味」，



乾隆皇帝藝術品味的重要部份。此裝置即根據這項特質，設計一款簡單的互動遊戲，舉手揮動，螢幕上的玉熊尊即隨手勢，一塊一塊的改變它的材質組成及顏色構成。你會發現，你、我和乾隆從事一樣的活動。

「十全乾隆」（圖八），是一個大型導覽裝置。造型為一個背生十隻手掌，頭頂朝冠、身著朝服及附有龍尾的機器人，手腳的造型結合了近來造型藝術中頗為流行的「仿生性」，也是場內最吸睛的大型展品。十全乾隆的駕駛艙內，坐著笑容天真的小乾隆，駕駛艙旁是十隻轉動的手掌，握



圖七 院藏〈玉熊尊〉、〈銅熊尊〉與「熊的姿態」單元，小朋友在螢幕前揮動手勢，玉熊尊隨著手勢變為各種材質。黃瓊儀攝



圖八 「十全乾隆」是本院首度展出的機器人。手掌上的符號代表文物，可用一旁的觸控電腦了解文物內容，是大型的互動導覽裝置。謝欣芳攝

有十項文物符號，取十全的意義，是以當代機器人造型詮釋的帝王與龍的形象。觀眾可利用一旁的觸控電腦螢幕了解手掌上的文物內容。

策展團隊最初向本院闡述概念時，機器人造型除了十隻掌握文物的手以外，其餘部份尚未全部設計完成，僅是示意圖，即已引起本院文物專家一陣議論紛紛。在本院專家的建議下，策展團隊加強了造型的論述，

結合了龍的造型特徵，成就了今天的樣貌。這架融合古今、東西風格的機器人，象徵著本次展覽的風格：文化混音（Culture Remixing），也是本院破天荒展出的機器人。

當歷史上的乾隆皇帝自稱為「十全老人」時，早已垂垂老矣。這裡不談「十全」的歷史脈絡，直接把乾隆的形象轉化為機艙內充滿童趣的小乾隆，可愛的乾隆公仔對應著入口

一是二圖），利用「臉部偵測互動技術」，讓來此拍照的參觀者也能夠走入畫中，參與這場「春曉慶典」。這裡有三個巨型的「噴漆罐」，作何用途呢？這面牆上嵌著三個螢幕，當

人們走進削平的噴漆罐內側，選擇適合自己身高的螢幕，就定位後三秒鐘即拍照完成，螢幕會顯示出拍照者的臉會出現在電視牆中哪一台螢幕裡，是哪個角色。（圖五）因拍照需要黑



圖五 走到適合身高的螢幕前拍照，螢幕會顯示出拍照者的角色，拍好的照片會傳到電視牆中。黃瓊儀攝



圖六 乾隆與「你」在〈漢宮春曉圖〉裡合演一段故事，「你」在哪個角落？黃瓊儀攝

色背景，噴漆罐內側漆黑，正是為了排除拍照者背後的影像干擾而設。一旦有人拍照，上傳到電視牆，畫中的職貢圖的人像隨機變成拍照者的臉。「我」在哪裡，可得睜大眼睛找（圖六）！電視牆前聚集人潮，笑聲盈庭，驚呼滿堂，顯然是本次展覽中人氣超旺的單元。

電視牆內的文物取材來源是本次展出的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。策展團隊仿此圖的空間概念，繪製成漫畫風格，同時揉合「時空洞」單元中〈職貢圖〉裡的人物，讓這些「職貢人」脫離原型，進入漢宮春曉圖。螢幕中駕著機器人的，正是可愛版的乾隆皇帝，走入〈漢宮春曉圖〉，遇見警察臨檢、飛行器故障，和各式各樣的人，經歷了一些事，最後成功放了天燈，與每個拍照者同在一個畫面中，合演一段劇情。

「熊的姿態」，位在多寶格旁，以本院收藏的玉熊尊為互動標的。〈玉熊尊〉原是乾隆朝時仿漢代〈銅熊尊〉所製（圖七），以玉代銅，以今日眼光來看即是多媒材的詮釋，是



圖十一 院藏清乾隆〈銅胎掐絲琺瑯鳥尊〉與蔡爾平作品「乾隆與玩性」。謝欣芳攝

「博物館」特質。(圖十)

「乾隆與玩性」是旅美金工藝藝術家蔡爾平自〈銅胎掐絲琺瑯鳥尊〉發想的雁鴨，雁鴨周身圖案是模擬雁在飛行中所見的山川、河流、平原、屋宇，用獨創的彩鑲瓷技法燒製，化為它身上的圖案。(圖十一)雁的頭冠腳爪則是手工打造的金工。象徵著紅樹林的大樹，周圍棲息著動物、昆蟲，歡迎雁鴨的歸來，在有限的空間裡呈現自然生態的無限多樣性與童趣。在佈展過程中，蔡爾平以手工打造的動物或昆蟲，如色彩斑斕的蜥蜴、蜘蛛、蝴蝶、毒蛇的玻璃鳥等，裝飾這個小空間，一再調整後佈置成如今所見的模樣。多寶格原本就是放置可把玩的珍品，這格正恰如其份的發揮多寶格的特質，也是「乾隆與玩性」的題旨。

平面設計家聶永真設計了「乾隆與記憶」一格(圖十二)，以乾隆博覽群書為概念，設計以鐵鏽、舊書為題的作品，風格內斂，充滿內心戲。知名設計師王艾莉「乾隆與童心」以〈明哥釉蟾蜍硯〉為本，取「蟾蜍咬

作，都在乾隆皇帝授意下，由畫院繪製傳世的清院本。「乾隆的春曉慶典」電視牆，即是用漫畫方式呈現的〈漢宮春曉〉，同一題材在今日再度被詮釋成另一番樣貌。此單元環場背景是手繪的像素藝術(Pixel Art)，牆上繪著各式各樣的場景、文物、與人物活動，不妨佇足欣賞。

接著是「乾隆的小宇宙」—多寶

格展區，又見「古物新詮」的精神。多寶格號稱「皇帝的玩具箱」，收藏或擺放皇帝平日把玩的各式珍品，小方盒，機關有限，樂趣無窮，本身實亦具有「博物館」的概念。此展覽將本院知名的〈雕紫檀多寶格方匣〉製作成巨型藝術櫥窗，一窗一格地陳列當代藝術家由故宮文物發想再創作的藝術作品，發揮多寶格所具有的

人人詮釋乾隆

國內外知名藝術家與創作者的參與，是本次新媒體藝術展的重要部份。前述「乾隆的奇異山水」單元，

「時光鏡」的電視牆，肖像畫中的乾隆，中年的模樣轉眼成為年輕人，在此，又變成男孩。呼應著「潮」(C.H.A.O.)裡的Odyssey，經歷了這一段旅程，彷彿返老還童了。



圖九 瓶形森林，連連看哪一件衣服是哪個文物的轉化呢？謝欣芳攝



圖十 院藏〈雕紫檀多寶格方匣〉與巨型多寶格藝術櫥窗。謝欣芳攝

場內為旅英服裝設計師陳劭彥的作品「瓶形森林區」，四座模特兒人台上，擺放著五套衣服，陳劭彥創意發想的來源為清朝冠帽服飾與故宮典藏的花瓶、器物造型。一方面用幾何線條解構花瓶器物的造型；另一方面，將器物造型轉化為幾何設計的服裝剪裁，用不同的媒材(紡織品)模擬器物的形體。(圖九)同時，以鏡面擴

大景深的手法，自入口的「時光廊道」，延伸到「瓶形森林」，在模特兒人台林立的空間裡，令人彷彿置身時空錯置的迷幻森林。

以上以文物為發想題材的創作，其實是「古物新詮」。這項工作，就連乾隆皇帝自己也做了不少功夫，例如宋代知名的風俗畫題材〈清明上河圖〉、明代仇英〈漢宮春曉〉等名



圖十四 院藏清乾隆〈琺瑯彩開光西洋人物雙耳葫蘆扁瓶〉與陸蓉之「乾隆與東西」。 謝欣芳攝

程圖〉，繪製當代卡通人物「努力」夢遊江南。（圖十八）設計原理很簡單，內層的努斗好夢正酣，外層旋轉著手繪燈箱，惟內圈不動，外圈旋轉，旋轉的燈箱將一段段旅程的景致流淌過努斗的夢境，兼具創意與玩興。環場音樂，由蘇通達根據清宮樂譜《昇平雅頌》，將現存的宮尺圖譯

錢」的典故，以水泥製作了拎著公事包的蟾蜍（圖十三），頭頂小小鈔票，儼然是追求薪水、汲汲營營的上班族，以一成不變的辦公室為背景，點出上班族無邊際的枯燥無奈。當代藝術評論家陸蓉之製作的「乾隆與東西」取自〈琺瑯彩開光西洋人物雙耳葫蘆扁瓶〉（圖十四），以3D動畫呈現東西文化交會後的審美情趣與網路時代的虛擬存在。

李慧倫設計的「乾隆與漂浮」

對流方式製造出內層轉動的效果。「乾隆的與自己」（圖十六），由知名的公仔設計師曾偉人製作，是具體而微的三希堂模型，以純手工打造，由可愛的乾隆小公仔環繞在其中，象徵其悠遊於書法翰墨的世界。舞台燈光設計師王天宏製作的「乾隆與夢境」（圖十七），以光學折射的物理手法演繹瑞獸形象，雷射光束透過〈銅鍍金嵌料瑞獸香薰〉形象，折射絢麗的光彩。《創意市集》作者王怡穎「乾隆與旅程」取乾隆南巡的事蹟，根據〈乾隆南巡紀



圖十二 聶永真設計的「乾隆與記憶」。 謝欣芳攝



圖十五 院藏清乾隆〈洋彩黃錦地葫蘆形交泰轉心瓶〉與李慧倫「乾隆與漂浮」。 謝欣芳攝

成現代音符，運用電音重新詮釋古典樂曲，配合京戲唱腔，作為展區的配樂。

文物之改造與重新創作，何嘗不是乾隆藝術品味中「仿古」與「創



圖十六 曾偉人「乾隆與自己」—三希堂模型與小乾隆。 謝欣芳攝

攝影是新媒體藝術的重要表現形式。為了呈現「人人都是乾隆」的概念，策展團隊以乾隆皇帝廣泛收藏

色、白色為主。

人人都是乾隆

經過各色紛呈的展區之後，映入眼簾的是十全乾隆的巨型公仔機器人，以及環繞「十全乾隆」的攝影展（圖八），此區的顏色基調一反先前各展區的繽紛，以單純的黃色、黑色、白色為主。

新」兼具的特質？此處正與文物展覽相互呼應。



圖十三 院藏明代〈哥釉蟾蜍硯〉與王艾莉「乾隆與童心」。 謝欣芳攝





圖十九 本區主題文物為院藏清高宗〈夏朝冠〉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十 攝影展一隅 謝欣芳攝

物，甚至與心情、理念一同入鏡，帽在圖中，意在言外。（圖二十）乾隆帽以不受限的形式出現，或藏在不經意的角落裡；找找攝影作品中的乾隆帽所在、以何種樣貌出現，別具趣味。

成就博物館展覽等級的攝影展，頂尖攝影團隊以及願意參與的被拍攝者，同樣不可或缺，兩者之間或許經歷多次的溝通、拍攝與後製，才會挑出雙方都滿意的作品。八十八幀攝影作品，值得觀賞者沈澱心情，細細品味。

結論

「乾隆潮新媒體藝術展」的理路，是由「古典」（〈職貢圖〉人物）進入「新銳」（乾隆的奇異山水、春曉慶典、多寶格），最後走到



圖十七 院藏清〈銅鍍金嵌料瑞獸香薰〉與王天宏「乾隆與夢境」。 謝欣芳攝

藝術品的事蹟為出發點，讓乾隆皇帝不再只是個古代君王，而是個可能與現代人生活產生共鳴的異代知己。慮及乾隆皇帝有收藏，現代人也有自己的收藏，是否也可以是「現代乾隆」呢？以這概念出發，策展團隊為加強此次展覽的可看性，邀集了八十八組



圖十八 院藏清乾隆〈南巡紀程圖〉（局部）與王怡穎「乾隆與旅程」。 謝欣芳攝

名人、藝人或有故事的人，共同參與這區「人人都是乾隆」攝影展。

這區的主題文物是乾隆皇帝的〈夏朝冠〉。（以下稱「乾隆帽」，圖十九）被拍攝者或穿、或戴、或披、或畫、或持乾隆帽，與自己心愛的收藏、生命中有意義的人、事、

前衛（十全乾隆），再以攝影展「人人都是乾隆」收尾。各式展品與互動裝置，扣合「十全乾隆——清高宗的藝術品味」展覽中呈現的多項要素，例如「仿古」、「創新」、「多媒材」、「藝術品評」等。古今的交流、對話、詮釋與再創造，延伸了藝術品味與創作的可能性。展覽有時而盡，但在「乾隆潮」的主題下，當代藝術家、參觀者及參與攝影展的人們，經歷了詮釋、再創作乾隆文物的過程，也是乾隆文物與現代人一次深刻的交流。

這個展覽中，象徵乾隆皇帝的〈夏朝冠〉以簡單線條轉化為「人」形，或在攝影展中以各種形式出現，徹底將「乾隆皇帝」轉譯成一個在展覽中隨處可見的文化符號。在此，新媒體是傳達展覽概念的手段，而非目的。因為創作的主體終究是「人」，這也是無處不在的乾隆帽所代表的深刻意義——如何承載「潮」這個巨大命題，其實就在「你」、「我」的參與。

作者皆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